

4

薛正兴 主编

李伯元全集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目 次

卷一凡五十七则	1
卷二凡六十七则	17
卷三凡三十三则	33
卷四凡四十一则	45
卷五凡三十八则	58
卷六凡五十二则	70
卷七凡五十四则	83
卷八凡四十五则	99
卷九凡五十八则	112
卷十凡三十七则	127
卷十一凡四十四则	139
卷十二凡三十一则	151
卷十三凡三十则	163
卷十四凡三十七则	175
卷十五凡二十九则	187
卷十六凡四十二则	198

卷 一

满清起于长白，多尔袞进关，扫除李闯，夺取明室，据有中国。自顺治时，殷鉴前代宦官之祸，乃立铁牌于交泰殿，以示内官，不许干预政事。乾隆朝待之尤严，稍有不法，必加捶楚；又命内务府大臣监摄其事，以法《周官·冢宰》之制。有内监高云从，稍泄机务，帝闻之大怒，将高立置磔刑。其严厉如此。

康熙秋狩木兰，方极风毛雨血之乐，有人奏吴三桂叛，帝闻之不怪。已而叹曰：“此所谓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。”左右皆不解所谓，窃窃私语。一侍卫曰：“佛爷说的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。”康熙大喜，乃谓曰：“汝能读《四书注》，甚佳。”遂厚赉之。

康熙暮年，牙齿尽脱。尝在池上率嫔妃钓鱼取乐，偶举竿得一鳖，旋脱去。一妃曰：“亡八挠了。”（北京谓走曰挠。）皇后在左曰：“光景是没有门牙了，所以衔不住钩子。”妃斜视康熙而笑不止。康熙怒，以为言者无意，笑者有心，因贬妃终身不使近御。

康熙南巡时，銮辂所经，督抚派员除道：左右为夹道，听官民往来；御道居中，禁人行走。某典史巡视某处，圣驾未临，有太监戴孔雀翎，彪彪然直驰御道，典史阻之。太监叱曰：“若何人斯？敢阻咱老子耶？”典史命拖下马，械至官棚，坐堂执法。旧例：刑太监不褪下体衣，如存妇人颜面也。典史不知，扯裤杖责，太监叩头乞哀乃罢。

督抚闻而让之，典史曰：“卑职典守御道，只知有圣驾，不知所谓太监也。”督抚诣行在具奏，自请处分，帝问：“典史何在？”奏曰：“待罪宫门。”帝曰：“其人有此胆量，不宜辱以典史。”召见，甚宠异之，以四品官用，旋擢是省巡抚。

雍正事必躬亲，不遑暇食，万幾之暇，手批臣下奏札，无不洞中隐微。南府传戏，御史某力谏其事，具疏三次。雍正乃批云：“尔欲沽名，三折足矣！若再琐渎，必杀尔！”又批云：“狗食骨，人夺之，岂不恨？”盖御史某尝昵一优，优被南府选入当差，故御史某假公以济私也。其知人隐微如此。

雍正万幾之暇，罕御声色。偶观杂剧，有演《绣襦记》院本郑儂打子之剧，曲伎俱佳，大喜，赐食。其伶人某，偶问今常州守为谁（戏中郑儂乃常州刺史），帝勃然大怒曰：“汝优伶贱辈，何可擅问官守？其风实不可长。”因立毙杖下。

康熙诞生皇嗣甚多，故当雍正在外邸时，恒与商贾杂处，以深自韬晦。江湖间奇材异能之士，皆阴蓄之，以备他日之用。及登大宝，各省皆置秘密侦探队，吏民一举动必以闻，吏则溺职有诛，民则偶语有罚，朝野肃然，不敢相欺诈。盖皆得力于此辈之飞檐走壁，故使在下无遁情也。新简某省巡抚某中丞，颇有政声，暮夜视事已毕，在上房与夫人辈斗小牌为戏，即俗所谓接龙者，未及数次，忽失去么六牌一张，遍觅不得，亦遂听之。无何廷寄至，着来京，毋庸开缺。中丞即入都陛见，召对一次，略无所问，着回任供职，殊不解被召之由；及陛辞，叩头而出，雍正特意呼之使返，徐探怀出一物予之曰：“几乎忘却，此卿家物也，可携去。”视之，么六牌一张也，大惊失色，流汗沾衣，趋出。由是衮影必慎，卒以功名终。

乾隆于勤政殿宸间御书《无逸》一篇，以之自警。凡别宫离馆，其听政处皆颜“勤政”，以见虽燕宴游览，无不以莅政为要。后暮年少寝，乃默诵《无逸》七鸣呼以静心焉。

乾隆初年，例每月朝孝圣宪皇后于畅春园者九，因于讨源书室听政。乙巳秋，天气肃爽，帝乃习射门侧，发二十矢，中者十九，侍班诸臣无不悦服。齐侍郎召南以诗纪之，帝赐和其韵，即命镌诸壁上，以示武焉。

乾隆初，有小内侍夜于御湖泛舟，见神光烛天，自湖中出，因网罗之，得蚌径尺，中有明珠寸余二颗，相连如葫芦形。内监不敢匿，因以进乾隆，嵌于朝珠，晶莹异常。夫御湖非孕珠之地，而获此奇宝，异矣！

乾隆南幸，乘輿出国门，才里许，乡人某荷锄迎观，侍卫出刀于鞞，斥去之，乡人倔强不少却，一尉持梃搯其颊，乡人负痛而号奔。乾隆惊询何事，以刺客对，大怒，命缚交顺天府尹，严鞫论拟。府尹某，廉得其情，知乡人实非刺客，且恐兴大狱也，即具折复奏，略谓乡人某，素患疯疾，有邻右切结可证，罪疑惟轻，且无例可援。乡人某某，著永远监禁，遇赦不赦，地方官疏于防范，著交部议处。是否有当，伏乞圣鉴训示，云云。疏上，称旨，即奉批答：“著照所奏，妥为办理，欽此。”故至今论者黻之，谓能顾全民命，不独乡人感德，即失事之地方官，亦在斡旋之中矣。

乾隆南巡，驻蹕苏州灵岩。灵岩有古梅，大逾合抱，时正繁花如雪，乾隆时摩挲爱惜之。内大臣察尔奔泰忽拔佩刀作欲斫状，乾隆大惊止之，曰：“汝何恨？”察伏地奏曰：“恨其不生于京师圆明园，致圣主有跋涉江湖之险也。”乾隆闻奏默然，于是察尔奔泰善谏之名，

乃大著于世。

乾隆尝试诸翰林，题为《污厄赋》，诸翰林不得其解，有误污为窳者。一翰林知为拟傅咸《污厄赋》，缴卷后，以为必得高等矣，揭榜，名次甚后。乾隆帝因语近臣曰：“殿廷之上，接膝而坐，苟以语众，未必失仪。此人秘而不宣，乃刻伎小人也，尚望前茅哉？”诸翰林闻之，相与叹服不已。

乾隆时，张文敏献松苓酒。此酒制法，于山中觅古松，伐其本根，将酒瓮开坛埋其下，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，逾年后掘之，其色如琥珀，名曰松苓酒。帝喜饮之。说者谓此酒能延寿云。

乾隆庚寅，举行六十万寿礼，钱文端公献竹根如意，帝批札云：“未颁僧绍之赐，恰致公远之贡，文而有理，把玩良怡。今赐卿木兰所获鹿，服食延年，以俟清晤。”其风趣如此。

淮扬道章攀桂以吏员起家，素工献纳。乾隆南巡，章司行宫陈设，欲媚上欢，以缕丝造吐孟，设坐侧。帝见之瞿然曰：“此与七宝溺器何异？”心甚恶之，终其身不迁其官。

和珅与朝贵偶语，必盛称太上皇，嘉庆密侦得之，怒詈曰：“和珅奴才，可恨蔑视朕躬！不给他一个信，他还做梦哩！”翌日，召见便殿，低声语和曰：“太上皇待你好么？”和顿首答曰：“太上皇恩典，天高地厚，奴才虽死不忘。”嘉庆又问曰：“然则朕待你如何？”和又顿首答曰：“陛下待奴才恩典，虽异于太上皇，奴才誓以死报。”嘉庆又曰：“好个誓以死报！”又问：“太上皇与朕孰贤？”和顿首谢曰：“奴才不敢说。”强之，乃曰：“太上皇有知人之明，陛下有容人之量。”嘉庆笑曰：“好个容人之量，你候着罢！”和战栗辞归，汗流浹背，重棉为

湿。

乾隆登遐，嘉庆秘丧不发，密遣内竖矫太上皇旨，召和相入宫。使者去，嘉庆迟和于便殿。和入见嘉庆，俯伏行君臣礼，嘉庆色甚霁，赐箭衣一袭，衣制短后，两袖亦窄甚，嘉庆促和衣之。和无奈，脱旧衣更新衣，袖窄格不得入，强纳之必敝，恐滋咎戾，遂不复御。内竖抗声诘之，以袖小对，嘉庆笑曰：“袖是不曾小，你的拳（权）太大了。”和知有变，请见太上皇，嘉庆偕之入寝宫，知己崩逝，始大哭，嘉庆亦哭。既而语和曰：“皇考待汝如何？”和呜咽曰：“先帝恩典，天高地厚，奴才没齿不忘。”嘉庆曰：“皇考弃天下时，遗诏以汝为殉。汝前云誓以死报朕躬，犹忆之否？皇考待汝不薄，死以身殉，义不容辞。汝今日之死，不过略报涓埃，苟得其所死可无憾。”因出遗诏示之。和大骇，泪坠如断绠，跪奏：“家有老母，奴才死，母无生理；奴才死不足惜，如老母何？”嘉庆笑曰：“言犹在耳！忠岂忘心？汝今日云云，负皇考甚矣！”言已，纵之使去，和危疑惨怛，遂成心疾。

道光才艺超迈，而尤嫻骑射，所御弹弓，能于百步外瞄准击飞鸟，百不失一二。天理教徒之变，宫门戒严，乱匪已定期围宫，是夜适大雷电，道光亲挟弹弓，巡行各处，见匪已越登宫墙，急发弹击之，无不应弦而倒。回至乾清宫，忽见有一人立殿脊上，手挥令旗，号召匪党，欲击则弹已告罄，即于御袍上啣下金钮扣，连珠发去，击中其目，立即颠堕破脑而死，未几即大雨如注，匪遂不得逞。论者谓是役也，固赖道光英勇，而匪之所在，电光辄屡照之，俾帝得展其长，是亦清运之尚未尽耶！（按此当是仁宗年间帝为阿哥时之事。）

咸丰初亲政，躬行节俭。上书房门坏其枢，左右请易门，咸丰不许，命修之。照例下工部招商承办，修讫，报销银五千两，咸丰大怒，将问有司罪。有司惧，谓系五十两之误，遂罚厂商，以寝其事。既而

咸丰新御一杭纱套裤，偶失检，致烧伤成窟窿，约蚕豆瓣许大，左右请弃置弗用，咸丰再三惋惜曰：“物力艰难，弃之可惜，宜酌量补缀之。”左右皆称颂：“古贤君衣有经三浣者，主子俭德，殆犹过之。”咸丰亦遂置不问。及明年，尚衣又以此进御，咸丰视之，虽完好如初，然补缀痕可数也，问之，始知系由内务府发交苏织造承办，然补此区区一窟窿，报销银已数百两有奇，咸丰乃慨然叹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俭犹不可，而况奢乎！”由是不敢复以意旨喻近臣，盖恐益增烦费也。

某某年道光御便殿，召见最亲幸之某旗员。时长昼如年，道光倦甚，因问：“有何消遣之良法？”某对曰：“臣以为读书最佳。”道光曰：“读书固佳，然书贵新奇，耐人寻味，内府群书，朕已遍览，不识外间有何妙书足供寓目否？”某率尔对曰：“妙书甚多，即如奴才所见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肉蒲团》《品花宝鉴》等，均可读之以消遣。”道光闻而茫然，略记其名，颌首称善。明日于军机处见潘文恭公，笑问曰：“闻卿家藏书甚富，如某某等书，谅必购置。”公大惊，伏地叩头不起，道光曰：“第欲问卿借书，何遽至此？”公乃婉奏：“此皆淫书，非臣家所敢蓄，不识圣聪何以闻之？”道光默悟，即降手谕，将某严行申斥。

成亲王以善书著名，所谓诒晋斋主人是也。一日趋朝，有侍卫以一箒相求，王命仆从收之，顾而微哂；诘旦还其箒，侍卫喜逾望，展视，则横书三字曰：你也配！王有洁癖，居恒明窗净几，不染纤尘。其作书也，根王蒂赵，卓然自成一家。雅喜临池，若宿墨劣缣，避之若浼。一时海内风行，有必欲得之心，有必不可得之势，盖实有不可与寻常书家同年语，其矜贵有如此者。

王丰裁峻朗，所御袍褂极旧，然熨贴整削，远望之恍如玉树临风。尝奉朝命致祭某陵，当恪恭将事之时，围而观者如堵墙。尔时

京华风尚，不着新衣，实王有以启其渐也。

乾隆时满州蒙古王大臣，由乾隆命之名。科尔沁王丰绅济伦，丰绅二字，乾隆所加。丰绅，清语有福泽也。御前行走科尔沁王鄂勒哲依忒木尔额尔克巴拜，亦乾隆命之名。鄂勒哲依，蒙古语有福，哲依二字急读；忒木尔，有寿；额尔克，铁也；巴拜，宝也。王为大长公主所钟爱者，幼时，帝期其有福有寿，结实如铁，而又珍奇若宝也，故以是名之。一名至十二字，实为历来所未有。

礼亲王，号嘯亭外史，生而好学，虽造次颠沛，必手一编，尤深于许慎之学。十三龄得《说文解字》，篝灯夜读，时值严寒，围炉竟夕，火发延及床帐，几兆焚如，包衣辈瞭见红光，咸携水具集寝宫，王犹未释卷也。

肃武亲王名豪格（满洲风俗，生子皆呼为格。格者，哥音之转也。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安公子小名玉格，即其类也），张献忠殆于其手。相传张献忠曾于塔中拆出一碑，文曰：“造者余化龙，拆者张献忠，吹箫不用竹，一箭贯当胸。”献忠一日骑马巡行，肃武亲王望见之，援弧一发，献忠应声而落，将士亟奔救，则死矣。人始悟所谓“吹箫不用竹”者，盖肃武亲王之肃也。

肃亲王善耆工于八法，然以日不暇给，往往命人代笔以节其劳，所印图章，亲书者为“松壶”二字，其余则为“烟云过眼”，识者以此辨之。王礼贤下士，颇有握发吐哺之风，颜世清观察尤为器重。一日袁项城乘颐和园跪安之便，至邸第，投官衔帖，延入厅事间瀹茗清谈，忽闾者告颜至，仅持一片，王欣然曰：“请！”袁大为惊异。既退，遂委观察以洋务局员差。大学堂胡焕，亦王上客，胡尝致书座下，字大于拳，通篇狂草。王曰：“我可不论这个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

见这们大的字。”肃王工嗚嘍，与客闲谈，提及在野迹言故事，肃邸笑曰：“照这样说起来，我的名字叫善耆，不是可以对恶少吗？”闻者叹为工绝。肃王人极开通，或与之谈天下事，慷慨而言曰：“只要你们汉人弄得好，咱们旗人滚蛋都行。”尝办崇文门税务，守正不阿，外人皆爱敬之，愿与结纳。西太后尝顾荣文忠曰：“善耆认得的鬼子很多啊！”

恭忠亲王嗜酒，喜唱昆腔，即侍者亦皆熟精此道。每小饮微醺后，即倚节而歌，未竟，顾侍者曰：“你来罢！”侍者连缀而下，王乐则挹杯赏之。

王尝召优演剧，上武戏忽曰：“你们到台下来打。”台下即丹墀也，俱铺锦石，一翻筋斗，则腰骨受伤，类皆踌躇不决。王促之甚力，并命取银为赏。孙菊仙在其侧，戏曰：“你们好好儿的打，打完了，王爷非但赏你们每人一个镞子，并且赏你们每人一帖膏药。”王始大笑而罢。

醇王春容大雅，实为懿亲贵族中出色人材。考试经济特科时，奉廷谕监场，某君携荷兰水入，去塞时，砰然激射，中王面颊，某君惧为呵叱，王略以手巾拂拭，词色未尝少变。人因服其涵养之深。

清朝以异姓封王者，三藩而后，福康安一人而已。福为傅文忠第三子，初生时，文忠入告，上大喜，即赏散秩大臣；及岁，在御前行走；既长，沉毅勇敢，迥异常人。定回疆，平台湾，剿川陕两湖教匪，功高天下，然生平未见敌人一骑，盖声威所播，足以寒其胆也。

福文襄官侍卫时，随军进征，中暑仆地，其倖无过问者。四川营兵王庆，独奇其貌，觅凉水饮之，负行百余里，始达大营。未几督蜀，

忽忆其人，令于行伍物色之，旋知为重庆马兵，年六十余，已退伍家居，亟飞檄招致。其人惶恐诣辕，福迎谒维谨，呼曰恩人，为具盛饌，并述往事，其人恍然，知为十年前被救之中暑侍卫。顾老无宦情，濒去，赈以千金，驰檄川东地方官为置腴田三百亩、旷屋一廛报之。

福率兵西征，过一村落，日已曛黑，遂就僧庵止宿。蛙鸣聒耳，不能成梦，怒极，命材官捕之。材官获一枚以献，王见其青翠可爱，戏以硃笔点其额，复投之池。自是此池之蛙，额上灼然皆有硃点，有蓄一枚于家者，可袂火灾，居民呼为福蛙。

福过粤省，供张甚奢，时方溽暑，醉后忽索凉冰，粤中素无是物，大吏惶惧无措。一候补邑佐，自称能办，命取大磁盆，盆以大块水晶置其中，沃以井水进之。醉中不辨真伪，但觉凉气袭人，大喜而去。大吏深德其人，不数年洊擢知府，满载而归。

福享用豪奢，大军所过，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。福既至，则笙歌一片，彻旦通宵。福喜御茶色衣，善歌昆曲，每驻节，辄手操鼓板，引吭高唱，虽前敌开仗，血肉交飞，而袅袅之声犹未绝。

征川陕教匪时，女酋杨一妹者有邪术，能剪纸作刃，遥掷之，取敌人首于百步之外，练劲旅二，曰红鸾、绿凤，十五六尖发女也，貌皆婉媚妖冶，壮夫当之，辄披靡，后改名长胜军。福行军所向无敌，至是亦败，大患苦之，按兵不动者七昼夜。谍往返三四，廉得其实，因选军士之少艾白皙者、美丰姿者若干人，适符敌人之数，亦为二队，曰颠鸾，曰倒凤，饷以春酒（即媚药），衣者裸之，出其势翘然，令宣战，而以奇兵殿其后，敌人整旅而出，见之大骇，掩面欲走，福驱兵袭杀，数千人无一存者。一妹援绝亦被掳。

福生长华胄，而娴习韬略，能利用士卒，与之同眠食，共甘苦，攘臂一呼，懦顽皆奋。川陕教匪之乱，蔓延豫楚，京师戒严，福以独力刈大难，策殊勋，识者伟焉。然恃功而骄，往往擅窃威柄，大军所至，勒令地方官盛饰供张，偶不当意，必取马捶击之，若挞羊豕。一令独强项，且黠甚，福至，循例郊迎劳军之典殊简略，福盛气诘责，令不答，笑以鼻，福愈怒，欲以军法从事，令抗声曰：“县令虽小，亦朝廷命官，只以民贫地瘠，不胜供应之苦，致开罪从者。若因此断首，冤矣！必先斩香儿，正其鼓声不扬之罪，卑职虽死无憾。”福大骇，笑谢之。香儿者，福之姬侍，易弁从戎者也。先是，香儿挟瑟邯郸，与令有旧，未几归福，擅专房宠。令传见时，香儿支颐炫服，立福侧，目眈眈注视，故以言动之！不料其果是也。

海兰察以侍卫告奋勇，屡赞福文襄军务，短小精悍，战必先驱，单骑所至，千人披靡。打尖辄食蛇、蝎、蜈蚣、蜘蛛之类，办差者预盛一盒，海得之，笑谈咀嚼，须臾立尽，观者咸为咋舌。

年大将军羹尧受雍正帝知遇，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，金黄服饰，三眼花翎，四团龙补，其子年富封一等男，其奴魏之耀赏四品顶戴。年既承宠眷，浸骄纵。入京，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，年策马过，毫不动容；王公有下马问候者，年颌之而已；至御前，昂首箕踞，无人臣礼，上决意诛之。籍没日，其家蓄妇女旧包头数篋，云欲作绵甲，又有刀剑无算。命其交将印于岳威信时，迟三日始付出。或云幕友有劝其叛，年夜观天象，叹曰：“事不谐矣！”始改号臣节。其降为杭州驻防，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，时往来者皆不敢出其门，曰：“年大将军在也！”其余威尚如此，实清代勋臣所未有。

方年镇西安时，广求天下才士，厚养幕中。有蒋孝廉衡，应聘往，年甚爱其才，曰：“下科状头当属君。”盖年声势赫濯，试官皆不

敢违故也。蒋见其威福自用，骄奢已极，告同舍生曰：“年德不胜威，祸必至。吾侪不可久居此！”友不听，蒋伪作疾发辞归，年赉以千金，蒋辞不受，百金乃受。归未逾时，年以事诛，幕中皆罹其难。年素侈用，不及五百者不登簿，蒋故辞千金而受百。

年惑于功过之说，粒米寸缕，爱护周至，而自奉甚侈，日费万钱所不惜也。军行谕饘卒，浙米不去谷者杀无赦，匿勿告者，罪亦如之。一日有客造访，客，年同乡也，坚留午餐，餐竟，遗二谷，侍者对之蹙额，客不觉也。年以目视司马，司马诺而去，须臾以函贮人首入。年见人首，谈笑自若，既而指所遗谷谓客曰：“杀人者公也。”客大骇，出询军司马，始知颠末，因呼年为不谷将军。

年好驰马，而苦无骏足。有客牵瘦马诣年求售，年哂之，客曰：“公何哂也？”因以钱置马腹下，令年俯身就拾之，而马不惊。年奇焉，酬以重金，客不受，曰：“此马助公立殊勋，非阿堵物所能致也，望善视之。马不死，公不败。”语毕，飘然径去。后，年转战数省，皆赖此焉。征藏日，为藏人所暗杀，一劫几绝，未几竟被逮。先是年得此马，喜甚，因名之曰连钱，其实古所谓连钱马者，固别有一种类也。

年家资巨万，父某长于心计，持筹握算，纤屑靡遗，年颇不是喜也。十二岁时，自塾中逃学归，散步郊原，见一老媪倚树根坐而哭，目尽肿，年询所苦，姬自陈所苦：离年家仅十数武，老而寡，有子四人，皆浮薄，不治家人生产业，日与里中无赖博，博屡负，鬻所居屋偿之，已署券矣，屋主促让屋无宁晷，让屋不难，如无家何？年亦恻然，问屋主为谁，则即年父也。年大喜曰：“姥无虑，屋主即我父，容归谋之，必有以处也。”因挟姬归，白于父，请返其券，父有难色。年向母索得券出，取火焚之，令姬跪谢父乞，即挥之去，父竟无如何

也。

年用兵之际，声威赫然，而所至殊贪黩。一日有一叟跪献一玉盆，命启视，内藏枯骨一片，形凹而中空，众莫之识。诘之，叟叩首进言曰：“此至宝也，请置骨于天平之左，而右置黄金十镒，必骨重金轻。”试之果然。命加金，则金更加而骨愈重，愕然问故，叟以黄土一撮布其上，骨顿轻而金顿重，因问究是何物，叟曰：“此贪夫之目眶骨也，故金愈多，其眼愈贪，不知饜足，不见土不休。凡人堆金积玉，迨其死后，亦作如是观。”将军默然。

年征青海时，一夜阖营安寝，已三更矣，忽出帐传令，分兵数队，离营十里埋伏，派帐前将弁带兵接应，并云四更时有贼兵劫寨，众咸茫然，以军令素严，姑遵令埋伏。四更后，贼果大至，突起邀截，贼出不意，大败奔回，斩馘无算。明日，众将入贺，参赞某进曰：“我等同在营中，杳无所闻，不审将军何以预知贼至？”年笑曰：“有送信者，汝等自不觉耳。”众愈不解，年曰：“昨夜在帐中，闻群雁飞过，嘹唳有声。今夜月黑，雁已就宿，必有人惊之始飞，雁宿必依水泊，其地离营百余里，为贼人来往必经之地，雁飞较捷，雁以三更过，贼必四更至矣。”众始佩服。年后骄恣日甚，伏法。道光年间，岳兴阿官内阁侍读，曾于册库内检出封套一件，大书“谕内阁”，中加硃勒，字大三寸许，一面书“大将军封”，其悖妄如此。

年死后，侍妾数百人，一时星散。一妾李姓，嫁某学究，旋以李窃取，夤缘为某学训导，纸阁芦帘，饱尝苜蓿。一日学究问李曰：“闻大将军生前陈数百人，有司衣者，有司膳者，卿侍大将军，司衣乎？司膳乎？抑别有所司乎？”李曰：“大将军生平最研究的是穿衣吃饭，一人只司一衣或一菜，必须斟酌尽善。每晚选二妾侍寝，譬如大将军吃某人的菜，穿某人的衣，是晚即令该二人当夕。数百人轮

流荐枕，周而复始，一岁之中，其最擅宠者亦不过一二次。我是将军司膳妾，专制一菜，是炒肉丝。”学究曰：“炒肉丝乃寻常食品，大将军舍熊蹯凤髓不食而嗜此，庸有说乎？”李曰：“是不然，大将军之炒肉丝迥非贫家可比，甘美异常。”学究闻之，不觉涎垂其踵。他日值丁祭，宰豕甚夥，恳李试为之，李不得已，如法炮制。啖之味果隽永，乐甚，且啖且饮，不觉沉醉。夜半行礼，学究为分献官，扶醉登殿，首触殿柱，血出无算，狂呼“子路夫子饶命”，竟以失仪镌职。尝谓人曰：“毕竟年大将军是上天福星，鄙人才尝一脔，便丢官去，再吃一次，恐连性命都不保了。”言竟，复叹息不置。

鳌拜在清世祖时，即入枢垣，有膂力，尝挽强弓，以铁矢贯正阳门上，侍卫十余人拔之不能出，亦可知其大概矣。康熙帝初膺大宝，鳌侍其荣宠，尝呼为小孩子。鳌时掌握兵权，诸朝贵半属门生故吏，惧其有他志，因加意防之。密选健童百十，在宫中习拳棒，及逾年无不一能当十者，康熙喜，而诛鳌拜之心遂决。诛鳌日，康熙帝在南书房，召鳌进讲。鳌入，内侍以椅之折足者令其坐，而以一内侍持其后，命赐茗，先以碗煮于水，令极热，持之炙手，砰然坠地，持椅之内侍乘其势而推之，乃仆于地，康熙帝呼曰：“鳌拜大不敬！”健童悉起擒之，交部论如律。按此事，与说部中所载《打严嵩》大同小异，《啸亭杂录》言之凿凿，谅非臆造。

纳兰明珠为太傅，穷奢极欲，大兴土木。建一园林，风廊水榭间，纯以白玉凿为花，贴于四壁；有池宽十亩，每交冬令，则以五彩剪成花叶，浮于水面，以为荷芰，复以各色杂毛，缀为凫雁，亦可见其大概矣。今说部《红楼梦》所谓大观园者，盖指此，袁简斋牵合随园，犹是掠名之意也。

明珠家僮仆盈千，每月优给工资，其年长者偶之以婢，且有指

分田产者。明珠败，一家星散，僮仆纷纷觅主人，辄拒之曰：“汝自明太傅家出，我处何能过活？”多有麾之使去者。

夫人某氏，亦蒙古籍，终年佞佛，一龕香火，有若优婆尼。然御下綦严，婢姬有一蹈淫邪事者，鞭之立毙。此即说部《红楼梦》中之所谓王夫人。

明珠以奉乾隆帝登极，因而固宠。其全盛时，仕宦之奔走于其门者，累累如狗，后皆反颜相向，且有上疏弹之者，可谓极人情之变矣。乾隆间尝用膳，啖鱼羹而美，遣中使持往赐明珠，其遭际之隆如此。

容若为太傅明珠之子，即小说《红楼梦》之贾宝玉也。十七为诸生，十八举乡试，十九成进士，二十二授侍卫。天姿英绝，萧然若寒素，拥书万卷，弹琴歌曲，评书画以自娱，不知其出宰相家也。字学褚河南，善骑射。入禁掖，日事演习，发无不中，扈蹕时，雕弓牙箭，列于罽帐。以意制器，多巧匠所不能到。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，绘小影仿其装束，座客期许太过，皆不应，徐东海曰：“尔何酷似王逸少！”乃大喜。

有中表戚，备宫闈之选，无从会晤，适某后崩，乃扮作喇嘛僧，得窥一面，卒以不能通言而罢。此《石头记》贾宝玉梦见潇湘妃子之所由作也。此事为钟子勤所述。钟撰《穀梁补注》，矻矻然一守经之士，当不致造作虚言。容若喜古籍，家藏宋元本甚富，徐东海为之校刊《通志堂古经解》，刊刻甚精；并著有纳兰性德词二卷。

阿相国尔萨，以胥吏起家，屡任封疆，不喜科目。尝谓傅文忠

曰：“朝廷奚必置棘闱？三载间取若干无用人，以为殃民误国之员。”经傅呵斥。然居官清介，籍没时，其家黄连数十斤、当票数纸而已。

乾嘉时，京师盛行青种羊翻毛褂。戊午科场案发，正总裁柏俊身罹大辟，行刑日，柏衣青种羊翻毛褂，押赴市曹。自是无有衣青种羊翻毛褂者，有衣者，则目为杀头打扮。近时之喜穿此服者，不可不知。

柏俊因科场案发，内阁某臣拟旨，中有曰：“法无可恕，情有可原。”意盖欲脱其罪也。既上，肃慎颠倒其词曰：“情有可原，法无可恕。”遂论弃市。此种舞文手笔，闻之令人咋舌。

勒襄勤督四川时，待下属以礼，即不歉意者，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。尝告陈梅亭方伯曰：“我始由笔帖式，官成都府通判，不得上官欢，时遭呵谴。同官承风旨，置之不齿，每衙参时，无与立谈者，抑郁殊甚。又以贫故，不能投劾去，含忍而已。会闻新任总督某来，十年前故交也，心窃喜而不敢告人。总督将至，身先郊迎，辞不见，愠矣。抵城外，上谒，又不见，更愠甚。乃随至行辕，大小各官，纷纷晋谒，皆荷延接，而我独不见，手版未下，又不敢径去，时天气盛暑，衣冠鹤待，汗流浹背，中心忿恨欲死。正踌躇间，忽闻传呼请勒三爷，不称其官，而称行辈，具见旧时交谊，此一呼也，恍如羈囚忽闻恩赦。爰整衣冠，捧履历，疾趋而入，则见总督科头披衣立于檐下，指令代解衣冠，曰：‘为勒三爷剥去狗皮，至后院乘凉饮酒去！’我于此时，越闻骂越欢喜。比至院中，把盏话旧，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，较今日封侯拜相，无此乐也。时司道众官犹未散，闻之皆惊。我饮至三鼓归，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，执手问总督意旨。从此遇衙参时，逢迎欢笑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矣，